

20个文化食客的馋嘴生活

"西红柿炒自己"

张弛 主编

作家食谱

沈宏非 赵赵 狗子 大仙
张弛 陈彤 堵力 黄爱东 西
阿城 娜斯 虹影 刘仪伟
赵波 布芒 田小青 阿坚
邱华栋 黄集伟 苗野 洪烛

20位最火爆的专栏作家
↓
并快乐着
美食进行到底
将

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家食谱]

"西红柿炒自己"

张弛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红柿炒自己/张弛编.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80640-879-7

I. 西…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194 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西红柿炒自己

编者：张弛

责任编辑：余明建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策划：北京句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9 × 1194 毫米 1/32

字数：220 千字

印张：10.3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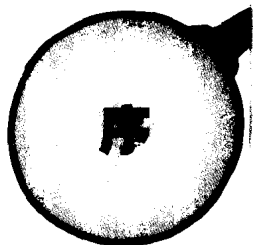
ISBN 7-80640-879-7/ I · 597

定价：22.00 元

邮编：350001

电话：010-820207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西红柿炒自己”

· 张弛 ·

据说西红柿炒自己这种提法缘自误判，东北人本来把它念成西红柿炒鸡子儿，即西红柿炒鸡蛋的意思。不懂东北话的，自然按这话的谐音去理解。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我听了这个很难过，觉得全国人民总不愿意错过拿东北人开涮的机会。关于西红柿炒自己的另一种出处，则跟地域无关：说的是几个客人到餐馆吃饭，点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但菜上来后发现里面鸡蛋太少，肉眼几乎看不出来，西红柿炒鸡子儿遂变成西红柿炒自己。不管是哪种说法，我觉得都很有想像力，很适合作为这本作家食谱的书名。因为这本书的本意，不是讲如何做菜，而是发掘人与烹饪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种关系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也许，这正是另一个意义中的与食俱进。而单纯就吃这件事而言，再怎么文化，也不是正经学问。

所以，在这本书里，不光有菜谱，还有酒、餐馆及食客。它既是一缕袅袅上升的人间烟火，也是中国作家们第一次集体对生活表态。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感动，也使这本书变

得弥足珍贵。为此，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海峡文艺出版社和北京句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才给大家——包括读者，一个画饼充饥的机会，顺便还可以切磋一下烹饪技艺。我惟一的疑惑是，把大家的简历跟食谱混在书里是否妥贴，联想到这本书的书名，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下一道菜就是你。

最后，我还要表达我对孙旻女士的感激之情。因为我不会电脑，大部分稿件都发到她那儿。正是由于她不厌其烦的整理和打印，才使得我省去了不少麻烦。



菜牌

【张弛】	1
【大仙】	15
【狗子】	29
【赵赵】	49
【黄爱东西】	67
【沈宏非】	87
【虹影】	121
【陈彤】	125
【苗野】	145
【刘仪伟】	157
【布芒】	173
【邱华栋】	183
【赵波】	187
【阿坚】	199
【黄集伟】	217
【堵力】	227
【田晓青】	247
【娜斯】	259
【夏芒】	285
【洪烛】	295
【阿城】	319

张弛

1960年生于沈阳。著有长篇小说《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随笔集《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短篇小说集《夜行动物馆》。认为所谓烹饪，就是变着法儿地吃难吃的东西。

狗不理包子铺

茂林居有个狗不理包子铺，因为离我们家近，我跟李老鸭经常去那儿吃饭，并逐渐把那儿当成食堂。狗不理包子铺当然主要卖狗不理包子，还出售狗不理啤酒。有次聚会，我在电话里跟狗子说，给他带一瓶狗不理啤酒，狗子半信半疑。等我真把啤酒拿了过去，他才没话说。后来狗子又怒了，扬言要跟狗不理打官司。原来，正宗狗不理包子铺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张简介，说狗子因为包子铺生意火，卖起包子不理人，所以别人把他卖的包子叫狗不理。为此，他还专门找唐大年做他的辩护律师。认识唐大年的人都知道，他根本没律师执照，狗子找他，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因为唐大年跟人争议起来有股胡搅蛮缠的劲儿，黑的能说成白的。

杨葵爱吃狗不理的包子。他的女友住在我们家附近，有时他还到中央电视台做节目，路过狗不理时，他都会偷偷买二两包子吃，而不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我去东城聚会，杨葵便会嘱咐我给他带二两猪肉馅包子。别人吃大菜，他在一旁吃包子。当然，还要跟店家要来大蒜和醋。有次在一家餐馆吃大菜，服务员见杨葵吃包子，遂上前劝阻，说先生，我们店不能自带食品。谁知杨葵指了指我，说，这包子不是我，是他带来的。服务员看我一眼没了脾气。含笑退下。

除了狗不理包子，我跟李老鸭还常去那儿吃炒菜。狗不理炒菜部设在二楼，每周一个特价菜，茶水是免费的。我们每次去都吃特价菜，这星期特价菜是木须肉，我们就吃一个星期的木须肉，下星期特价菜是宫保鸡丁，我们就吃一个星期的宫保鸡丁。因为是熟客，人家也不烦我们。但背后怎么议论，那就指不定了，肯定说啥的都有。但从这家包子铺的经营状况看，人家根本就没指望挣我们的钱，我们去那儿吃饭，也全当是去捧个人场。

八顿将车

我认识唐大年的时候，他就特别贪吃。大家在外面吃饭，刚上来的菜转到他那儿，肯定转不动了。后面的人必须等他吃得差不多时才能转过去，而这时候下道菜又上来了。所以跟唐大年吃饭就像搓麻，必须摸风。谁要坐到他的下家，那只好自认倒霉了。照理说熟人之间这样就算了，想不到在其他场合他老先生也如法炮制。有一次崔卫平结婚请

客，我跟唐大年也去了。崔卫平是唐大年电影学院时的老师，平时再怎么着也得有个师道尊严呀，更何况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日子。但唐大年可不顾这套，吃一会儿睡一会儿，还说自己感冒了。最可怕的一幕是在一条清蒸鳊鱼上桌后，只见唐大年飞快地把鱼转到自己面前，几分钟的功夫，那可怜的鱼便只剩下脑袋、尾巴和中间的刺了。我注意到在场的人无不咋舌。不知情的，还以为唐大年对崔老师的婚事有意见而故意这么做的，只有马中行阿姨，也就是唐大年的慈母，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还有一次我跟唐大年去浙江的一个县里去谈剧本。到了后，当地政府设宴给我们接风。在餐桌旁就座后，县办公室主任说县长正在开会，马上就到。谁知唐大年把这话听成开吃的信号，抄起碗筷一通风卷残云。弄得等县长来了，反而一个劲儿地说不好意思。不过，比起唐大年的吃相，这并算不上什么。常跟唐大年吃饭的人都知道，唐大年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投入，绝对不许其他的东西打搅。结果不是把肥肉掉在衣服上，就是眼镜掉在汤盆里。这说明他老先生吃美了。如果碰到不可口的饭菜，唐大年就会高声怒骂，说这哪儿是给人吃的饭，连猪都不吃，绝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冷酷无情。但唐大年也有迁就别人的时候。赵赵爱吃宫保鸡丁和尖椒土豆片，每次吃饭，唐大年都不忘点这两道菜。唐大年说他最崇敬的人物是巴顿将军，总以为这个美国大兵一天能撮八顿饭呢。

东兴顺爆肚张

后海有一家爆肚店，面积极小，三张小桌，能容纳者不过十人。所以，我觉得叫它爆肚摊更合适，可惜它不在露天。经人推荐，尝过那儿的爆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记得那天大雪，我脚下打滑一路寻去，找到小店时天已擦黑。本不想大吃，再好的爆肚也不过是打打牙祭。坐下不久，爆肚上来了，我只能形容一个脆字，不骚，不塞牙。要知道，我的这口烂牙，平时吃豆腐喝凉水都得格外小心。因此不塞牙是我吃饭的最高境界。值得一提的是桌上的一小罐辣椒油，辣得让人心领神会，让你觉得在料里搁多了是天大的浪费，搁少了又稍嫌不过瘾。踌躇间，随着店小二一声您的杂碎，一碗冒着热气的杂碎汤摆在我面前。哦，我的杂碎。这可得细细地品，千万别糟贱了。但这么耗又有些不忍，因为外面又等着几个饿扁的影子。据说有人进门一抱拳，大喝一声慕名而来！吃完了放下钱又喝一声慕名而去。可惜那天没见到这样的壮士，只注意到旁边桌上的一对男女在低声谈文学。

春节约好了去烟袋街的荷去喝茶，爆肚店与荷极近，不觉动了歹念。但到了那儿去爆肚没吃上，闭门羹倒吃了一碗。门上的纸条分明写着：初八营业。最逗的是我刚从那儿离开不久，石康和老狼前后脚也去了。没办法，喝过茶大家聚在一家小饭馆凑合吃了顿饺子。

苏老板

苏老板10年前在沙滩北街开大富绅，白天餐馆，夜间歌厅。虽经营天南地北各种风味，惟苏老板亲手做的酥鲫鱼和芥菜堆儿最受赞誉。遇亲朋好友光临，苏老板常以此两道菜奉人。也能经常见到苏老板手持扎啤与客聊天，俟酒尽，说声随便，即起身照顾生意。认识苏老板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爽快。

然开业经年，大富绅的生意非常一般。有人提醒，门口两尊石狮虽然开光，但必须由舞狮队舞狮才活。苏老板遂从千里之外请来舞狮队，且报酬不菲。场面果然随即改观，大厅包间经常爆满。知情者说，来人多是苏老板至交，酒足饭饱后皆赊账签单。虽场面热闹，几天下来，见不着钱。但苏老板从不拖欠员工工资，亦从没见过他因此而愁眉不展。除生性乐观，加上苏老板人高马大，仪表不俗，身边常有美色相伴。

天有不测之风云。一天夜里，歌厅大乱。原来苏老板与来客发生争执，继而拳脚相加。撕打中，苏老板持刀砍伤对方数人，亦将劝架中的歌厅经理筠某右手砍下。筠某惨叫，客人四散。苏老板送筠某去医院接手，不料院方见状后报官。有人劝苏老板速撤，人在外面怎么都好办，但苏老板不为所动，直至警察赶到。

苏老板因伤害罪被判7年，服刑期间与妻子离婚，大富绅亦盘给他人。期满后有人看见苏老板在世都百货经营服装兼

淋巴排毒，后又不知去向，至今杳无音讯。

醉三江

贵州人王强刚来北京时还是毛头小伙，喜欢写诗，十分激烈。转眼二十多年过去，王强已成为贵州菜馆醉三江的老板。虽然还是留着海豹胡子，但慈祥得像肯德基的山德士上校，尤其是他站在店门口迎接客人时。只有他的宝贝儿子满店乱蹿。

北京有多少家贵州餐馆，就有多少种贵州风味。我吃过东直门的表哥米粉，还吃过摩根他们开的三个贵州人，越吃越糊涂，弄不准哪家正宗。醉三江以火锅为主，但我不喜欢吃火锅，觉得吃来吃去，吃的都是调料味。而且锅里的东西越涮越多，不但没成就感，看着还十分造孽。但我特爱吃醉三江的火烧茄子，它是一道凉菜，茄子有股熏味，配上掏烂的尖椒和西红柿，佐以辣椒油和蒜末，吃起来十分开胃。本来还喜欢吃两口那儿的狗肉锅，狗肉带皮，肉很嫩，但有一天突然听到传闻，说醉三江跟打狗队有联系，平常我们吃的都是京叭、博美和西施之类的名犬，于是有些心有余悸。从我这儿，我更倾向相信这是一个玩笑，但联想起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艾丹把陈彤寄养在他那儿的一条小狗带到醉三江吃饭，却一个人出来时，心里还是生疑。因为陈彤小狗的失踪是不争的事实。问到艾丹，他当然一概矢口否认。

老黄瓜刷绿漆

有一次赵赵去荷风轩吃饭，车里的笔记本电脑被偷走了，一时间搞得街谈巷议，仿佛出了件大事。那回是我张罗的酒局，所有的人都喝得昏天黑地。赵赵来晚了，到了后假装找不着地儿，嗙声嗙气地径直进了北海幼儿园，结果被当成孩子家长轰了出来，样子很是帚眉搭眼。我说她老黄瓜刷绿漆她还不高兴，顶了我几句。电脑丢了不应意外。

无论到哪儿吃饭，赵赵都要吃宫保鸡丁和尖椒土豆丝。哪怕去了烧鹅仔或亚洲之星，她也坚持点这两样。这已属矫情。可赵赵却抱怨自己的穷命。我觉得要换成一般人，恐怕早就吃伤了，可赵赵仍然乐此不疲，一副以不变应万变的架势。如果不能如愿，她便在别人大吃大嚼时，独自坐在一旁生闷气，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早就发现赵赵是个气包子。吃不到宫保鸡丁和尖椒土豆丝生气，别人吃羊肉她也生气，因为她不吃羊肉，据说是受不了那股膻味儿。吃饭的地儿远了赵赵会生气，路虽近但不好停车她也会生气。有一次去大北边吃香辣蟹，我从木樨地跨越四个城区还没说什么，一进门看赵赵却气上了。一问才知道这家餐馆没车位，让赵赵把车停到一里地以外。唐大年认为赵赵不懂事，俩人为此大吵一架。

过了很长时间后，赵赵才承认她丢的那个笔记本电脑是不义之财，因为那是她中了个什么大奖买来的。赵赵还抱怨说电脑里都是随笔，不值钱。那意思是里面非得有伊拉克的

核武器机密，小偷才动心。

腰花怒放

整天在外面吃饭，觉得很多菜肴名不符实，我比较倾向于把醪糟汤圆叫成牢骚汤圆。那东西不好消化，吃了胃酸、腹胀在所难免，不发牢骚才怪。苦闷羊肉是我的发明，这菜说白了就是苦瓜焖羊肉，适合一个呆在家里百无聊赖吃独闷。有一点值得注意，虽说是焖，但在羊肉熟了后，搁苦瓜时不要盖盖，以保持苦瓜的苦和翠。吃了这道菜，甭管本来多高兴，保证见谁都懒得搭理。西红柿炒自己是西红柿炒鸡子的谐音。但这样说法给了我一个启示，鸡子若有若无方显神韵。当然，西红柿炒之前一定要去皮，而且火候要适宜，把西红柿炒成番茄酱是这道菜的大忌。

我还发明过一道菜，叫拉皮条。做法极简单，就是把新疆的拉条子和东北大拉皮盛一个盘里，浇上汤汁。吃过的人无不啧啧称奇。另外，滥竽充数也是我的看家菜。凡在没有荔浦芋头的情况下，用一般的芋头代替，都可以叫这个名字。前提是芋头烧得一定要烂，硬了砸自己的牌子。黄瓜刺身这道菜是我从东洋菜得来的灵感，把黄瓜切成片，佐以海鲜酱油和鱼粉，能下酒，也可以去腻。比起吃法，我觉得这个提法更为贴切，因为作为刺身的鱼片不能有刺，而黄瓜则必须有刺。

去烤鸭店吃烤鸭，我总喜欢要一道火燎丫心。菜单上写的是火燎鸭心，但火燎丫心听起来更像是虐食，或者在等人

不来、等菜不上时，吃这道菜别有一番滋味。我在上海时还发明过一种蛋糕，叫糟糕。做法与糟毛豆类似，在蛋糕里放入适量酒糟即可。想想看，过生日时吃一块糟糕该多过瘾。善良的愿望，有时也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最后，我要介绍的菜叫腰花怒放，一般人吃腰花都是喜欢它的骚气，或它的滋补功能，殊不知腰花也是花，开起来照样十分好看。本想再推出一道脑花怒放，以便跟腰花有那么一拼，但想想也就罢了，总觉得这道菜有些过于残忍。

孔乙己酒家

据我所知，孔乙己酒家在北京有两家店，西四一家，后海一家。两家店环境不同，但菜都一样，这是废话。每次去孔乙己吃饭，都要吃茴香豆，烫壶黄酒。刚读鲁迅时，不知茴香豆为何物，吃了才晓得是以茴香为作料煮的蚕豆，有人爱吃炸臭豆腐，惹得金华人艾丹大怒，曰：南方人吃这个是为了压口臭。艾丹是那个地方来的人，想必有说话的资格。另外，梅干菜烧肉是要吃的，瘦肉不柴，肥肉晶莹剔透，入口即化。估计落魄文人孔乙己当年没这个口福，至于醉虾醉蟹就更甭提了。尤其醉虾，上来时还活蹦乱跳，没过多久不便不醒人事。每次看了，都提醒自己，喝酒千万不能把自己灌成这样儿。果盘上来前，还要上盆菜泡饭，知道它本是由剩菜剩饭演变来的，喝着仍体会到全身涌过一股股暖流。口重的可加一些白胡椒粉，一口下去七窍皆通。穷酸文人的饭吃到这份儿上，意境出来了。

然而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去孔乙己吃饭的，多是成功人士和八方游客。生意火得要想去那儿吃饭，必须提前订座。落魄文人只好耗在鸡毛小店里打发时光。义乌人丁晓禾刚来北京时，常在孔乙己应酬。他给人的感觉是出手阔绰，待人和善。惹得身穿蓝色碎花小褂的女服务生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一口一个丁哥丁哥地叫。打过交道，才发现丁哥不喝家乡黄酒，却迷上了北京的二锅头，每次都要喝上两小瓶。所以丁哥丁晓禾又有了新绰号，江湖人称丁小二。徐州人老黑在这儿却受到另一番待遇，服务员上鸡汤时，不小心洒在他的脖子上，名牌西装脏了不说，脖子上的皮还搓下来了一层。气得他当场就把摆放在酒家进门处的鲁迅塑像摔了。在派出所，公安问他为什么要砸鲁迅，要知道他老人家是新文化的旗帜，也是中国文化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腕，老黑竟说，他以为砸的是酒家老板的塑像呢。公安无言，立马将徐州人老黑释放。

素食者的过人之处

放老是《中国作家》杂志社的编辑，声称只食素不吃肉。本以为是为了修身养性，他却解释不喜欢吃肉，是因为受不了嚼肉时的口感。这话听着矫情又不靠谱，开始还当做笑料，时间长了，便没人把此君的饮食癖好当一回事儿，只等着他头上的光环自然消失。但这些都错了，素食者自有其过人之处。就拿放老来说，还不等菜上桌，他就能在眨眼功夫干撮一大盘鸡蛋炒饭，而且撮得盘里一粒米都不剩，没见

过的人还会以为我在夸张。哎，在这年头，还有谁能体会到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呢。

就在大家回味古训时，放老开始喝啤酒。原来吃炒饭不过是喝酒的前奏。这也没什么，凡对健康有益的，都要提倡。但放老的问题正出在这儿。喝着喝着，他老人家都没谱了。先是拉着他旁边的人痛说革命家史，我曾经听过几耳朵，内容无非是他喜欢上了哪个女人，女人也爱他，但他不能跟她生活在一块儿，因为他已有家室，他必须对他的老婆负责。好在他的家史不长，翻来覆去就是这些内容。放老的可怕之处是说着说着，又七绕八绕地把话题扯到中国古代历史上。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二十四岁前就熟读二十四史。这话题一展开就很难收住了，要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哪个朝代都够他聊一阵子。坐在放老旁边的人这回可惨了。我发觉不管是谁，只要吃饭时坐在放老旁边，不管多有教养，一般都要经历饶有兴致、面无表情、苦不堪言和忍无可忍几个回合，最后借上厕所的机会溜掉。

但这还算是好的。如果放老接着喝下去，就不是病理性赘述的问题了，他也许会突然站起来，搂住一个女的不放，要么就自残，用手劈酒杯。做为朋友，我不是批评放老，而是替他和其他素食者着想，如果大家都吃肉，尤其在喝酒前垫点肥肉，喝酒时就能少闹点酒，第二天还能舒服一点儿。